



马敬能展示今年4月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Guide to the Birds of China》(《中国鸟类野外手册》)英文版

“鸟儿真的很迷人，它们如此活泼，生命力饱满。你看着它们飞的样子会说，天啊，我希望也能像它们那样，展翅飞翔。”采访视频中，马敬能张开双臂，上下挥舞，肩膀也随之左右摆动。他是生物多样性保护专家，过去100多年来，全球新发现的10种哺乳动物中，有3种和他有关。他在越南、老挝边境发现的“剑角牛”被誉为20世纪最激动人心的发现之一，他说：“我是属于荒野的。”

在中国，马敬能是观鸟爱好者心中的“大神”，他的《中国鸟类野外手册》(湖南教育出版社)被视为观鸟必备宝典，带领无数人走进鸟的世界，大家亲切地称他为“老马”“马大爷”。一位读者写道：“《中国鸟类野外手册》是我观鸟的启蒙书，相信也是许多‘鸟人’的第一本图鉴。我的第一本被翻烂了，因为刚买完不久就断货，只好收集残页去打印店封装。”

而这位“老马”“马大爷”，本是一个英国人，名叫John MacKinnon。读高中时，马敬能到非洲给珍·古道尔博士做助手，研究黑猩猩和昆虫，后来考入牛津大学生物学专业，在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尼古拉斯·廷伯根指导下研究婆罗洲(加里曼丹岛)和苏门答腊岛的猩猩，取得了动物行为学博士学位。之后，他曾在联合国粮农组织、世界野生动物基金会、世界自然保护联盟、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等机构工作，在亚洲多个国家担任自然保护的顾问，协助包括中国在内的多个国家建立了国家公园和自然保护区。

1987年，应世界自然基金会的邀请，不惑之年的马敬能第一次来中国，到四川卧龙参与大熊猫保护项目。

在卧龙工作的4年里，马敬能在研究大熊猫之余，最喜欢做的工作就是观鸟，这是他小时候的爱好。他看到了自己最喜欢的中国鸟种——红腹角雉，并且和工作站附近的几只混得挺熟。四川鸟类资源丰富多样，很多鸟是他在英国及之前考察的地方没见过的，这些独特又美丽的鸟儿吸引了他。

当时中国还没有一本图文并茂的鸟类图鉴，他不得不根据文字版的物种检索表按照特征鉴定自己所观察到的鸟类。“中国太大了，英国只有500种鸟类，而中国目前有1500种。面对如此多的鸟类，想要了解它们

中国文化要“走出去”，出版物担负着重要使命。中国出版如何才能充分发挥其国际传播作用？我认为首要的一条是研究国际出版：了解国外出版社成长的历史、运作过程，了解国外出版社尤其是西方出版社在整个西方文化中的地位与作用。这样，出版物的国际传播才能有的放矢，事半功倍。

近读“中华译学馆·出版史系列”(浙江大学出版社)新推出的《德古意特出版史：传统与创新1749—1999》，感慨颇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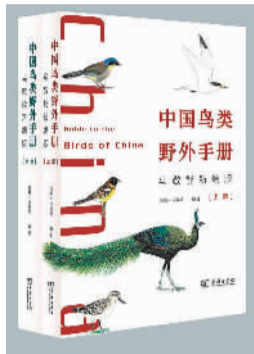
在德国，拥有270多年历史的德古意特是一家综合性学术出版社，不算很大，但拥有多个出版品牌，其出版物涵盖所有学科，每年在人文社科、医学、自然科学和法学领域出版的新书多达1300余种，还推出650多种学术期刊与数字产品，出版社拥有5万种图书的数字内容，既可为读者提供电子书，也可以按需印刷纸本内容。

在书中，作者、德国历史学家安娜·卡特琳·齐萨克详细介绍了德古意特5家加盟出版社的发展史。乔治·赖默尔出版社最初是一家学校书店，后以每年支付500泰勒的条件获得该校教材出版权，教材出版经营成为最初最大一块收入。《德国儿童的朋友》一共出了226个修订本，最终成了19世纪德国的经典教科书，被该校称为唯一的“金蛋”。此外，该社还

马敬能：飞鸟是天上的使者

——一位英国学者的中国情结

□ 胡运彪



是很大的挑战。”马敬能说。

之后，他又参与了世界自然基金会统筹的另一个项目——考察中国生物多样性状况，并为多个地方的生境(指物种或物种群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做环境评估，不仅为中国生态保护作出重要贡献，还积累了大量中国鸟类基础数据。

1995年前，马敬能曾与人合作出版过几本东南亚的鸟类图鉴，和他合作多年的牛津大学出版社提出，希望他能编写一本中国观鸟工具书。得益于国内鸟类学家的帮助及提供的文献资料，一本对中国观鸟活动产生重大影响的工具书诞生了。

2000年，他和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何芬奇合作出版了《中国鸟类野外手册》。这虽不是国内第一本观鸟工具书，却是当时最好用也最全面的鸟类图鉴。自此，中国国内观鸟人数明显上升，几乎人手一本《中国鸟类野外手册》。这本书的出版可以说是中国观鸟史上的一座里程碑，影响了一代中国观鸟爱好者，也极大地帮助了专业研究者和保护区的工作人员。但马敬能却谦逊地说，这是个时机问题，因为中国当时已有不少人开始将观鸟作为一种休闲方式。

作为观鸟爱好者，我也深受这本书的影响。2006年，网络购物还不太发达，我辗转联系上中文版的出版社，购入了第一本《中国鸟类野外手册》，它陪我完成了本科阶段的野外实习、本科毕业论文还有很多地方的鸟类调查工作。再后来，考研时我选择了鸟类生态学研究方向。2009年，第23届国际保护生物学大会在北京召开，我第一次见到了马敬能先生，还得到了他的签名。

科研的进展，为鸟类分类体系带来变化，随着研究人员和观鸟爱好者队伍的壮大，中国的鸟类分布信息也丰富了许多，2000年版的《中国鸟类野外手册》到了需要更新的地步。

2018年前后，古稀之年的老马开始筹备修订自己的《中国鸟类野外手册》，通过山水自然保护中心介绍，他和商务印书馆愉快达成了修订版出版协议。经过了近3年的准备、翻译、编辑加工，全新修订的《中国鸟类野外手册》(马敬能新编版)终于在2022年1月和读者见面。新书添加了150多种鸟类，共收入1505个鸟种、2845张绘画、1448条鸣声二维码。

为方便观鸟爱好者，修订版增加了许多细节，如拆分为上下两册，上册为图版，方便带到户外对照，下册为文字版，回家后可以学到更详尽的知识；增加了识别要点，更新了最新的国家重点保护等级；扫描分布图下的鸣声二维码，即可听到鸟的美妙叫声。

遗憾的是，2019年底，马敬能回英国过圣诞节，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使得他没能再回到中国。前段时间，应凤凰卫视的一个栏目邀请，我和记者在北京奥林匹克森林公园与他连线，75岁的马敬能精神状态非常好，聊起了之前他在奥林匹克森林公园观鸟以及2019年夏天在青海观察野生动物的经历。在老马心中，鸟儿是天上的使者，将生命的种子交付大地。哪怕是最普通的鸟，也有特殊的科学价值。

他很想念中国，“我的太太是中国人，她的家人都在中国，而且我的许多文件，还有电脑、相机都留在了中国。在英国我只是个傻老头，没人知道我是谁。不，不是指名誉，而是付出努力去做有用的事情，或者做那些人们理解并且感激的事情，对我来说很重要。我想回到中国。”即便暂时无法回到中国，他却仍在默默为中国的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着，目前正在参与中国黄渤海沿海地区的世界自然遗产申遗工作。

马敬能与中国的生物多样性保护早已结下不解之缘，他曾担任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生物多样性工作组主席长达14年。在过去的30多年里，他几乎跑遍了全国，考察了超过1000个生境，最终选中40个最重要的栖息地，建议中国政府成立自然保护区，并协助保护区申请成为世界遗产。他编制了8册自然保护区评估准则，还向中国政府提出未来15年的生物多样性保护建议。

他对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有着非常高的评价。中国丰富的生物资源深深吸引着他，他也乐于尽其所能为中国的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

马敬能认为，新冠肺炎疫情使人们承受精神压力，也让我们发现大自然的治愈力量，“我们得去享受、欣赏大自然的美，野外的美，不然就不会懂得如何正确对待自然”。

(作者系《中国鸟类野外手册》(马敬能新编版)责任编辑)



本文图片由作者提供

基础。所以，德古意特出版社才有底气和勇气，保留自己对出版的一份坚守。1821年，赖默尔从破产的“政格书店”获得德语版莎士比亚著作版权后，竟花费12年时间敦促译者完成《莎士比亚戏剧集》(9册)，这个项目最终是亏损的。

德古意特出版过的著名作品有“戈申图书馆系列”、朱利叶斯·施陶丁格的《民法典评论》、弗里德里希·克鲁格的《德语词源词典》，其自然科学领域的《医学术语词典》自面世至今100多年，依然是学科中的“圣经”。他们只选择对学术界最有价值的内容来出版，这种持续两百多年的选择与坚持，是对知识的尊敬，对出版尊严的守卫，非常值得敬佩。

译者之一的何明星认为，以德古意特、施普林格为代表的一大批德国跨国出版企业的国际化过程，不仅推动德国化学、机械、医学等自然科学知识出版物走向世界，而且将费希特、尼采、歌德、席勒等哲学、文学大家推广到全世界。让人不由联想，近500年来西方知识文化在世界占据主流地位，除了工业革命带来的文化霸权，是否也有知识生产、传播与使用的因素？

在全球化时代，尽管学术图书销量很难爆发式增长，但出版社必须在新媒体压力下开拓出新，在重视经济效益的同时，把出版需要建立在“信念”之上，出版最有价值的内容。

如何将中国数千年的文化以专业化的方式展现给世界？我们或许能从这本书中得到启发。

近读舒晋瑜新著《风骨：当代学人的追忆与思索》(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浮上心来的居然是两句互不搭界的诗：自成风骨难笔拓；一日看尽长安花。

一位评论家曾说：舒晋瑜敏感而多思，热情而沉潜，迅捷而深致。她跟踪当代文学却不亦步亦趋，关注文学热点却冷静独立，因此她对当代文学和文学中人的观察、研读和批评是值得信任的。我同意她的看法。

作为一位媒体人，这些年来，舒晋瑜的文学访谈录一部接一部结集出版，前有《说吧，从头上说起》(以笔为旗)、《深度对话茅奖作家》，近期又有《深度对话鲁奖作家》面世，影响广布，自成一家、一景。

《风骨：当代学人的追忆与思索》(以下简称《风骨》)是舒晋瑜最新出版的一部访谈录。我注意到，作者对访谈对象的遴选改变了过往的体例，不再以奖项或行业为界，而是进入了广义的文艺和知识界。虽然对当代大作家的访谈仍占相当大的比例，但以以往难得一现的文学理论家和批评家、名满天下的翻译家进入访谈名单，乃至周有光这样一位貌似远离文坛实则一直立于文化中枢的著名语言学家、“汉语拼音之父”竟列名首篇，尤其让我惊喜。

“舒晋瑜文学访谈”已成为当今文坛的一个品牌，但她仍在做更多的努力和改变。《风骨》中，她在访谈中的提问开始更多地越过对象表层的人生事件，走进人物精神的最深处，发现难得一见的宝藏，成为全篇的华彩和思想辩论的高潮。

“我身后这面照片墙，汇集了这次展映的115位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有人会奇怪，为什么有的照片是黑白？是的，一共16张。我们记录的时候，他们还鲜活地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可记录后他们离去了。随着时间推移，黑白照片会越来越多，这些彩色照片褪色的速度鞭策着我们，赶在他们年华老去前，将他们身上所承载的中华民族共有的文化遗产记录保存，留给后代。”国家图书馆(下简称“国图”)中国记忆项目中心副主任田苗讲得格外认真。

6月10日，敏感的读者发现国图北区二层变了样：读者大厅挑高空间多了两个垂幔，从上到下是一张张非遗传承人神态生动的照片，下面横排的展板上，展示着国图历年为保护非遗所做工作以及115位传承人的照片和文字小传。这是为第17个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举办的展览“年华易老，技·忆永存——第四届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记录工作成果展映月暨工作回顾展”。

年华易老，一个触动人心的词汇。2015年，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记录工作正式启动。受文化部非遗司委托，国图中国记忆项目中心承担了标准制定、培训咨询、传播展示、验收保存等工作。

以记录方式保存非遗，国际上尚无统一标准，中心研发出一整套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进行完整文献记录的方法，得到了业界的普遍认可：一是收集文献并数字化；二是对传承人进行口述史访问，完整记录非遗实践过程，并对传承教学的特色方法和重要内容进行记录。因为有些隐秘、精微的信息，也就是大家常说的行家味道、大师火候，很难把握和表现，只能在大师师徒的传承过程中抓住其精髓。

“截至目前，中国共有3062位国家级的非遗传承人，健在的有两千五六百人，他们是我们的国宝。”田苗说，2015年以来，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非遗中心组织团队已对其中1800多人开展记录工作，872位传承人的记录成果已验收，今年展映的115部纪录片就是其中的优秀作品。

这些纪录片涉及的题材和主体对象丰富多样，拍摄创意与技术手段新颖独特，通过传承人项目实践、传承教学和口述历史等，立体展示了传承人的人生经历与技艺水平，呈现了非遗之美和非遗保护工作者的不懈努力。

记者扫描展板上的二维码，看到木偶戏(邵阳布袋戏)传承人刘永安的综述片。现年70多岁的乡村老人，16岁给叔爷挑戏担，翻山越岭，边看边学。10年沉寂后重出江湖，“第一次人家凑了5斤米要我演，手发抖”。那是一个人的剧团——脚踩锣鼓，嘴里是男女老幼不同身份的唱念，手里牵拉着人偶，还要抽空吹唢呐、吹箫、拉二胡。“刚和沙僧杀一阵，他的杀法也不行……”融合祁剧和邵阳花鼓的唱腔很有味道。然而，他的孙子却厌烦布袋戏，不想学，因为上世纪90年代后，电视普及，布袋戏已经没有了市场。但刘永安觉得，这个东西值得传下去。

在国图举办的2022年“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讲座月”活动中，公众可通过国图官网非遗传承人记录成果线上展示专区，或文化和旅游部官方网站、新华网、光明网、学习强国、学习平台、抖音、西瓜视频、今日头条、优酷网等平台观看展映影片。

赴一场非遗之约

国图举办「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系列活动

□ 本报记者 张稚丹(文) 图



田苗在照片墙前讲解

国图首次以业界联动形式，邀请全国182家各级各类图书馆联合主办本次展览展映，其中106家图书馆同步举办线下展览，72家图书馆将组织线下放映，旨在鼓励公众走进身边的图书馆，了解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领略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

国图还推出四场主题讲座，邀请来自北京、辽宁、云南、西藏的非遗学者和一线工作者讲述非遗项目与其植根之地的文化共生关系，用鲜活实例展示如何弘扬和“盘活”传统文化，探讨非遗在新时代传承的新思路。

中华民族有记录非物质的历史和传统，早在周代就设有采诗之官。

孔子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保护抢救传统文化，就是要留住民族的文化和历史、留住人性中的善良和纯真。

一日看尽长安花

□ 朱秀海

譬如在对年过90的著名作家宗璞的访谈中，在完成多个人生层面的发掘之后，她冠以《宗璞：即使像蚂蚁爬，也要写下去》这样一个直达读者心灵的标题。看到标题，即使不读全文，我也能体会宗璞花费30年的时光，坚持写完《野葫芦引》三部曲的顽强。

在对大翻译家草婴的访谈中，我们不但读到晚年草婴如何拖着伤病之躯，日复一日用20年时光将托尔斯泰全部400万字的小说翻译成中文，更读到在采访者的不停追问下，草婴说出的精神层面原因，那就是“我特别敬重托尔斯泰作为一个人的人格。托尔斯泰说，爱和善就是真理和幸福，就是人生唯一的幸福。”

采访结束两个月后，草婴先生辞世，舒晋瑜以《草婴：是小草，又是战士》为题完成了对这位文学翻译大家的访谈录，“草婴先生为自己起笔名‘草婴’，是因为草是最普通的植物，但又顽强坚韧，‘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于是，对《风骨》的解读，也就成了对这些被访问者精神世界的解读以及对那位隐藏在幕后的访谈者心灵的解读。

归根结底，我们对一般的文学访谈期待的是什么呢？重大的文学

现象、时光长河里不停出现的文学作品、知名作家新作问世，或是某一名文学新星的闪亮登场以及这一切带给时代和读者心灵的影响与引领……有了这一切就够了吗？在舒晋瑜心中显然是不够的。文学不但是人类生活的一道风景线，还是镜像化的当代史和读者的心灵史，这么说起来，对于文坛中人的文学访谈，就是镜像中的镜像，风景中的风景了。而在这一切之外还存在着什么呢？当然是人，是人更深层的精神世界，他或她的隐而不露的所思所想，相信着什么，坚守着什么，执着着什么，憧憬着什么，这些代表了这一时代文人的风骨。



出版最有价值的内容

□ 岛石

出版过世界闻名的《格林童话》。有趣的是，该书前身居然是两卷的学术书，1825年，编辑将书中最有意思的部分挑选出来，做了一个袖珍版，没想到意外大火，这就是我们今天所熟知的《格林童话》。

出版社创始人德古意特由煤老板转行，拥有博士头衔，他对做出版有特殊的偏爱，居然跑到赖默尔出版社做无薪职员。赖默尔因儿子对出版不感兴趣，只好以50多万马克的价格将出版社卖给了德古意特。更有意思的是，德古意特刻意隐瞒自己当上老板的事情，以至于赖默尔的合伙人对此一无所知，每天都打发德古意特去做一些做最无聊的活儿，可见德古意特的道行之高。他后来透露，这是为了向合伙人偷学到更多的出版经验。

德古意特转行做出版后，并没有丢弃原来的煤炭生意，其收入成为出版社最稳固的财务

